



高举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红旗

老英雄杨秋云

湖南省第四次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编

刘真临 昂应麟 编著

编号：(湘)2085

老英雄楊秋云

主編者：湖南省第四次先进集体
和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

編著者：刘喜临 吳应麟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长沙市兴汉门口

发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3/8

字数：19,000

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统一书号：T11109·82

定价：(5)一角

目 录

- 一、在阴暗的日子里.....(1)
- 二、见到了太阳.....(5)
- 三、四十七个小时不下火线.....(7)
- 四、“这是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啊!”.....(12)
- 五、忠心热爱“全山輪”.....(17)
- 六、大跃进中的老英雄.....(21)
- 七、支援农业，不遗余力.....(31)
- 八、克己奉公，舍己为人.....(36)
- 九、把终生献给党.....(39)
- 十、幸福光荣的时刻.....(41)

东方发白了，汽笛两声长鸣，冲破了湘江的平静。旅客们依次地登上开往湘阴的轮船。船舱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他微笑地迎接着客人，小心地招扶老人小孩上船。他从妇女手里接过婴儿，从老公公老婆婆手里接过行李，把他们一一安置在适合的座位上，和蔼地叮嘱他们不要移动座位，好好照料行李。旅客们都含着敬意望着这位长者。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老海员杨秋云。他已经有五十五岁了，在水上工作了四十一年，现在担任全山轮的大车。解放十年来，他勤勤恳恳地忘我劳动，具有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曾十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他的先进事迹在全省海员中广泛传颂，掀起了学习杨秋云、赶上杨秋云的热潮。这里，让我们来谈谈他的故事。

一、在阴暗的日子里

在四十八年前一个冬天的早上，七岁的杨秋云跟着比他大不过两岁的叔叔来到了一座山上打

柴。經過一晚大风，山林里的地面上落下了一层金黄的松树叶，楊秋云一边高兴地扒着，一边喊：“叔叔，今天柴这么多，我們快扒，搞一趟回去了再来。”他很快地扒起了一大堆，弯着腰急急地往箕子里装。突然“啪”的一声，一根棍子落在他头上，原来是可恶的地主王祐八阴阴地爬上山来了，他一边凶狠地骂着：“你这小穷鬼，冒娘崽，又到老子山里偷柴火啦。”一边把拐棍抵在小楊秋云的胸膛上，楊秋云几乎栽倒了，扭轉身子想拿起箕子跑，不料地主搶上来，一脚把箕子踩得稀烂，楊秋云和叔叔一路哭着回去，当他們进门倒在祖母怀里时，已泣不成声了。

楊秋云四岁上死去了父亲，母亲为生活所迫，改嫁了。他就只能伴着祖母过着更苦的日子。十三岁那年，他到地主家放牛，地主講定了每个月給他一吊錢，搞到两个月时还没有給錢。一天，他在山上刈草滾下来，把手腕的骨头都跌出来了。地主叫人寻了点草药，却黑心地說是花了三吊錢买来的。結果祖母借了一吊二百錢倒找給地主，才把人領回来。多么狠毒的地主啊！这仇恨深深埋在楊秋云的幼小的心灵里。

伤还未好，祖母不得已四处拜亲托友，为他找工作，好不容易才请人把他带到輪船上打杂（当学徒）。从此，楊秋云就开始了水上生活。

头三年，他天天打水、送飯、洗衣、扒煤炭，工作非常繁累，还經常挨打受罵，吃的却是殘湯冷飯。更不幸的是，上船不久，一身就发了烂，又累又病，他望着江水不知哭过了多少回。几次想逃回家去，可是回去了会連冷飯也吃不上啊！打杂的这几年資本家根本不給他工資，只給冷飯吃。師傅們过意不去，每月湊一块半錢給他，他沒有拿来添衣服，也沒有用来治病，他知道家里比他更苦，都寄回去了。沒錢診病，只好讓滿身皮肤烂下去，背上腿上，烂起一个个酒杯大的洞子，以后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到了十九岁，他已經是一个生火工人了。这一年，祖母再三托人写信把他叫回去，要他結了婚。可是，新婚並沒有給他帶來愉快，生活的担子却越来越沉重了。祖母、守寡的孀母和姪女、未成年的叔叔，現在又添上个妻子，每月六、七塊錢工資，哪里糊得上这个几口人的家庭啊！紅薯、藕、菜叶就是主粮，每天吃兩頓稀的。一年除夕，楊秋云到地主家里去余米，地主斜着眼冷冷地說：“我連喂猪

的都冒得啦！”老楊气得連喉管都塞住了。就这样，这一年大年初一，全家都沒吃上飯。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打进了长沙，劳动人民遭受了新的更痛苦的灾难。那时，国民党反动軍隊望风而逃，資本家把船凿沉了，成批的海員失了业。楊秋云捆起一床烂被，惶惶地逃回家中。可是，他出門已有二十七年了，到了家，沒有半寸土耕种，佃也佃不到，只好东求西借，湊了一些錢去做烟叶生意。誰知一天挑着担子回家，又讓国民党的“游击队”搶了个精光。不得已来到湘潭去投靠在那里开小麵鋪的叔叔，又誰知沒过几天，美国飞机来了，它炸不到日本人，却把当地的民房燒得片瓦不留。

楊秋云走投无路，到处流浪，又来到了长沙。每天挑着米沿街叫卖，一天只能賺上升把米，糊上自己的口。可是日本鬼子連这点生路也不給他。一天，他下午卖完了米，把錢塞在籬底的斜篾下面，回来的路上，日本鬼子把錢搜去了，还用枪托把他打倒在烂泥坑里，又押他到岳麓山挖战壕，两天两晚累得半死，只吃上了一頓飯。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紅軍

致命的打击下，投降了。輪船資本家們又做起生意來。許多海員仍回到了船上，這時老楊當了大車。他想：出來半輩子了，還是無衣少食，現在“天下太平”了，總該有點好日子過了罷！可是，事實並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他和兒子兩人辛辛苦苦地干活，掙得的錢，還不能維持家庭生活。而且每當冬天一到，河水干了，船停了下來，資本家就遣散工人回家。這樣，楊秋雲和許多海員，每年都逃脫不了三、四個月失業的苦難。

“什麼時候才能見天日啊！什麼時候才能不挨餓受凍啊！”楊秋雲睡夢里都在盼望有那樣的日子到來。

二、見到了太陽

解放戰爭在東北、華北節節勝利，大軍長驅南下，直逼長江，勞動人民盼望的日子果真來到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長沙宣布和平解放。大街小巷，張燈結彩，鑼鼓喧天，編爆不絕，迎接解放軍進城。老楊和海員們跑到街上看熱鬧。這時，他對共產黨、解放軍還不了解，但覺得解放軍紀律嚴明，和藹可親，夢里都未想過，天下會有這樣愛民

的好军队。

冬天到了，这是湖南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江水虽然象往年一样地干了，可是老杨与所有的海员却没有象往年一样被辞退回家。船在内河水浅不能走，就开往长江，运输是从来没有过的繁忙。船在寒冷的下雪天航行，海员们虽然吹紫了脸瓜，冻僵了脚趾，可是心里却感到非常温暖。驾了三十多年轮船的杨秋云深深体会到这是共产党带来的好处。

在党的领导下，工会成立了，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资本家再也不能任意解僱工人了，再也不敢拖欠工资了，老杨更加从心坎上感激党的恩情。

城市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买卖最公平，态度顶和蔼，顾客川流不息，自古以来，没见过的事情啊。工钱一块抵一块用，什么时候要买东西，什么时候拿去用，再也不怕票子变水了，解放后一切一切的变化，各种新生事物的涌现，使他明确了一个真理：有了共产党，就真正有了幸福。他想：现在再也不要为资本家卖命了。搞劳动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将来能过更好的日子。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干，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来。

三、四十七个小时不下火綫

为了保护荆江大堤，为了保卫几百万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一九五二年党中央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号召——荆江分洪。几十万劳动大军，大战太平口，大战藕池口，大战虎渡河，腰斩黄天湖。新鴻昇輪（金山輪的前身）也响应了党的号召，在支援分洪工程的战斗中，充当了一名冲锋陷阵的运输勇士。

这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底，长江的夏汛来了，滚滚波涛从川江呼啸而来，以极其凶猛的流量冲击着新修起来的荆江大堤，它不甘驯服，要与大堤较量较量较硬。

这时，金山輪正完成支援任务远航归来，停泊在武汉码头上准备挖火洗爐子，因为爐水已經翻爐，早就該洗了。誰知船长从机关报到后，匆匆跑回来，拉着楊秋云同志就往駕駛台跑：“不能挖火，有紧急任务要馬上开船！有困难嗎？”

“馬上开船？”楊秋云陡然一惊：“那么，爐子会洗不成了，翻起爐来可怎么办？”

“我已經向調度站申明了这个問題，”船长紧

接着說道，“找你来就是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啊！你考虑考虑，我檢查航行設備去！”說着，他就冲出駕駛台向船后去了。

“考虑考虑！”楊秋云同志觉得这几个字十分严肃，他真的認真地考虑起来了。凭他几十年来的經驗，他知道爐水翻爐是一种怎样严重的反常現象。河水夾帶的泥沙从管道里抽进鍋爐，慢慢沉淀淤积起来，本来每隔不久，就要洗一次，不洗就越积越多。近来因为任务紧，沒有及时洗爐子，终于使管道塞堵，进水排水不正常。如果再不洗爐子，淤积的泥沙还会随着蒸汽沸騰起来。水滿了，鍋爐一发生爆炸，全船的生命财产都会完蛋，水少了，鍋爐也会燒烂，严重地威胁着爐子的寿命和輪机人員的生命安全，要是发生了事故，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考虑考虑”，楊秋云考虑着，在他的面前明摆着三条路：一条是設法克服困难把任务完成；一条是挖火洗爐子；另一条是抱着不負責任的态度，凭总公司的通知离船到长沙开职工代表会去。到底选择哪一条路呢？这时候，他真希望有一位能干的人来給他指引一条正确的出路。他在駕駛台里来回踱着步子，不知怎的他順便拿起船长的望远鏡

看了看江面上游的远景，当他轉过身来，一張巨大的夺目的字屏象磁石吸鉄一样，紧紧吸住了他的心。

“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

这張字屏的巨大力量，把楊秋云喚醒来了。好象毛主席就站在自己的身边，給了他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当他从望远鏡里看到港口再沒有第二艘輪船可以担任这一任务时，他益发坚定了非去不可的决心。

准备拆卸机器的輪机人員，准备挖火的升火工人，听到了楊秋云同志的急促呼喊，都把工具放了下来，一个簡短的但是严肃的會議开始了。

“机器不檢修了？”加油工在質問；

“爐子不冲洗了？”生火长在質問；

“那好，开船沒問題，我們只認開車、燒火，出了事故你負責。”二車也說話了。

連珠炮似的質問，問得楊大車几乎沒有說話的余地，直到大家說完了，他才站起来說：“对，我要負責任，不过单絲不能成綫，我一个人开船不动。巩固工农联盟，大家都有責任。同志們！武汉市

几百名工人只要市委一声号召能在两小时内集中起来整装待命出发，我們也是工人，难道不能向他們学习这种自告奋勇的精神嗎？……”接着，他耐心地把支援荆江分洪的意义向大家反复宣傳，并且說，只要我們提高警惕，事故是可以避免的。终于大家被他說服了。这个說：“我們應該学习武汉工人的精神。”那个說：“我們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重責。”“好！我們保証把火磅燒足。”生火工說。“車上的事你就不用管啦！你专看爐水好了！”二車也表示了态度。會議散了，工人們又忙起来，升高火磅装好机器，两小时后，金山輪又踏上了征途，它劈开洶涌的江流，要把航程縮得更短。

来自武汉各行各业的二百多名工人，在金山輪上尽情地歌唱着，欢乐地跳跃着，他們为自己能参加水利建設而感到自豪。

夜已深了，工人們睡得那么香甜，臉上还挂着幸福的微笑，在这一輩年輕人的脑海里，永远沒有忧愁，怎么能不笑呢？

就在这个时候，金山輪的机艙里，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生火工具丢得叮噠叮噠地响，主机轟隆轟隆地轉个不停，每个人的臉上被爐火映得

緋紅。楊秋云站在“水位表”前，象哨兵一樣，一動不動地，神色異常緊張，豆大的汗珠從頭頂透了出來，漫過他前額的綉紋，流向脖子，流向衣襟。

他已經有十幾個鐘頭沒離開工作崗位了，但是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时刻在等待和考驗着他。他深深地懂得，在主机上和爐子上，思想認識提高了的伙伴們，是完全用不着他去操心的，但目前的重要關鍵就是爐水的高低啊！他必須一刻不停地把着進水閥，及時進行流量的調劑。他恨不得自己的雙眼能變成兩台透視機，恨不得自己的雙耳能變成兩台測深器，去一滴不差地摸清爐水存量。但這一切都是幻想，他只好憑他几十年來积累的經驗來听响声、看水色了。他全神貫注地工作着，吃飯都不離開工作崗位，瞌睡向他襲來時，就喝几碗濃茶。他時時記着，這次運輸與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有關，自己的肩上還承擔着几百人生命安危的重責，每當他稍有昏迷時，一想到這裡精神就振奮了。他不斷勉勵自己：“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就這樣，他象哨兵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一直站了四十七個鐘頭沒下火綫，使輪船安全地走完了武漢到藕池口400公里的航程，勝利完成了緊急

运输任务。

四、“这是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啊！”

决不让机器发生事故

“我国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在劳模大会上，老杨目不转睛地望着首长讲话，心里甜蜜蜜地。当首长亲自授给他奖状时，他更感到无限的温暖。回忆在旧社会时，累个半死，还得向资本家请安送礼，说尽好话。现在呢？翻了身，当家作了主，做了点事，就受到党这样的重视和奖励，真是说不尽的恩情。

从此，他更加细心地照料着陈旧的老机器，他命令自己，决不能因机器发生事故而耽误生产。下了班，他时常走进机舱看看听听，停了船，就马上检查，经常与机务部门联系，配好各样零件的备件，把备件擦得闪闪发光，涂上油、包上纸，收藏起来。但是，地轴的綫板已经裂了缝，市面上又缺货，没有备件，他只得另想办法了。

一次，轮船担任了从汉口开往九江的任务，航行中途，裂了缝的地轴上的綫板终于断了。“要修

好，至少也得三、四小时，快把錨拋了。”值班的生火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拋錨三、四小时？怎么行？老楊焦急地想着：装的是三百多个支援某厂建設的工人，这是五年計劃的头一年啊……。

恰好，船到黃石港了，要靠碼頭进行装卸。老楊便帶領輪机人員投入了搶修的战斗。他們把預先准备好的夾子安上去，約莫半小時，装卸一完，船就開航了。到达九江后，机務部門派人上船檢查，他們稱讚楊秋云說：“檢查工作好，准备工作好，挾上的夾子就象鑄成的一样。”

帶病開航

夏雨傾盆，接連下了十多天，加上山洪暴發，江水陡漲，滿河泡沫草屑，還有瓜藤，木器，隨急流源源冲來。一九五四年，發生了近百年來未有的大水災。這時，老楊正病得很厲害，躺在床上呻吟，三天沒有吃飯了。他側身望到江中洶涌咆哮的大水，心中非常着急。

船剛靠了長沙碼頭，一份防汛搶險的緊急命令送來了。

“大車病了，又沒加油工，車上二車一個人，怎

么开航？”大伙議論开来。

“請公司派人来罢。”

“現在是全力以赴，人都調出去了。”送命令書的同志解釋說。

老楊听罢，从床上一跃而起，沒說二話，吩咐馬上开航。他帶着重病坚持了二十多天，胜利完成了任务。当船回到长沙，他吐血和痢血，已是一个星期了。党和行政、工会的負責同志聞訊立即上船慰問，老楊感动得流下淚来。并表示說：“防汛后运输很忙，我还可以坚持，吐点血不算什么，搞好生产是第一。”党的負責同志再三要他休养，他才怀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到了工人疗养院。愉快的是完成了党交給的防汛紧急任务，感激的是党对他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

早晨，迎着和暖的阳光，老楊走在疗养院附近的林蔭大道上。他想：聞名各地的岳麓风景，在过去只是少数官僚闊人逍遙的地方，現在劳动人民在这里休养和游玩了。他回忆起旧社会在长沙患病却无錢医治、活活被拖死的父亲，又对比起今天的情景，更加感到党的恩情比海还深。